

伯奶奶养的花猪

谢光明

安徽最冷的地方不是皖北平原，而是皖南山区。年冬腊月，农村人依然很忙，忙吃的。民以食为天，熬糖、蒸糕、榨茶籽油，忙杀猪也是百忙之一。几场雪后，猪的食物越来越少，经过一年的圈养，此时，人们就开始宰杀肥壮的猪了。杀猪对一个家庭来说不是一件小事，它跟春播秋收一样，意义重大。

养猪是体力活，杀猪是技术活，每个村庄都有一两个杀猪师傅，人称“杀猪佬”。“杀猪佬”不是贬义词，是一种尊称，农村人没那么斯文，怎样称谓并不影响态度。技术好的杀猪佬，要比技术差的杀猪佬多出几两肉甚至斤把肉。

杀好猪后，灌香肠、卤猪血、腌腊肉，再叫上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来吃“杀猪饭”。亲友多的，有好几桌人来吃饭，场面热闹，就像举办红白喜事。顾名思义，杀猪饭就是猪肉宴，粉蒸肉、红烧肉、萝卜煮骨头、盐齏煮猪血、炒猪肝、冬笋炒肉片，外加几盘鱼、干山蕨等。来吃饭的客人坐在火桶里，围着八仙桌，男人杯觥交错，女人家长里短，孩子挤来挤去。

传说孩子吃了猪尾巴不尿床，大人就会从热气腾腾的炖萝卜里，找出一根尾巴夹到孩子的碗里，让孩子躲在门后去吃。据说吃猪尾巴不能被人看见，否则治尿床的效果就不灵验。我小时候躲在门后吃猪尾巴，听见所有人都在外面嘲笑，还有人在门缝里偷看我，后来觉得上当，便拒绝再吃猪尾巴。吃杀猪饭，外面或是寒冷晴夜，或是雨雪霏霏，还有土狗争抢骨头的吠叫，屋里人声鼎沸，生活气息异常浓烈温暖。

伯奶奶是我祖父的嫂子，叫洪丹桂，住在老屋里。父亲那一辈，从老屋分出来的堂兄弟好几个。到了我们这一辈，男男女女多达十几个。伯奶奶24岁那年，丈夫被土匪杀了，没再嫁人，一直守寡到80多岁。伯奶奶是个裹小脚的女人，走路歪歪扭扭，生活

用水都是我祖父和我父亲从水井帮她挑来的。老屋出来的几家堂兄弟堂姐妹，但逢杀年猪，都会叫伯奶奶一起来吃饭。另外还会给她一挂五花肉，用大碗给她送去满满一碗粉蒸肉。

我青春期那一年，伯奶奶拄着拐杖，看见卖猪仔的来了，喊住我，要我帮她逮一头黑白相间的小花猪。我抱着小花猪，它在我怀里不停地尖叫，乱踢乱蹿。当时所有人都很诧异，一个80岁的老奶奶，自己生活都如此艰难，怎么可能还有力气养猪？她可是从来不养猪的。伯奶奶不听别人劝告，执意要把这头小花猪养大。

从此，我经常看见，她每天去田陌路边打猪草。好在野苎麻、乌菰草和盐肤木、构树的叶子到处都有，得来并不费力。伯奶奶用手肘提一篮猪草，佝偻瘦小的身躯大幅度躬着，像一只受伤的甲虫，看不见她裹着旧头巾的头，只能看见她的背。她一步一步移到家，要花好长时间。后来，我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不应该帮她逮小猪。

伯奶奶养的猪，没有吃过糠和剩饭，所以长得很慢。到了农历十月后，野草不是枯萎就是根茎已经老硬，猪都吃不下。于是，伯奶奶提前请人，要把它杀了。看见猪不大，我自告奋勇，跟杀猪佬一起把猪从猪栏里拽出来。别看猪小，力气却很大，我根本降服不了它，还是父亲和堂叔及时出手，才牢牢把猪摁上屠宰板。宰杀后去毛称一下，只有60来斤肉。伯奶奶非常满意，当天，她又叫几个人来帮忙，烧了两桌菜，都是猪身上的肉。

十月，大伙肚子里都没有油水，猪肉吃了一盘又一盘。大家都说，这是村里吃得最早的一次杀猪饭。我父亲说，十月杀猪腌不了腊肉，容易生蛆。他也不知道办法，伯奶奶确实没东西喂猪了。“不要紧不要紧。”伯奶奶布满皱纹的脸上，高兴的笑容从未有过的灿烂。她让杀猪师傅把猪肉分成许多条，然后，挨家上门去送给左邻右舍。其实没人想收伯奶奶的猪肉，但大家商量后，还是都决定收下。第二年，伯奶奶就去世了。

现在，感觉山村没以前那么冷，也没以前那么暖和。农村养猪的人不多，许多人都去了城里。原本家家户户做的杀猪饭，越来越难以吃到。许多年来，每到年边，我都会想起以前吃杀猪饭的情景，想起伯奶奶养的那头黑白相间的花猪。



启程 汤青 摄

蟹爪兰

吴亚原

正月初一，儿子捧来一盆蟹爪兰，水嫩的叶瓣对称，绿中带点紫红，叶子覆盖住花盆。水莲眉头一皱，儿子也忒小气，弄几瓣叶子，来唬弄妈。在儿子敞开的包里，那本《人生海海》，她拿来翻了几页，双目放光：“麦家的小说，是我最爱。”

“妈，我才看一半。”看水莲脸色骤变，儿子忙说：“给您的，我去当当网，选几本您喜欢的小说，海运过来时间长些，价格实惠。”

水莲欣喜：“只怕眼睛吃不消。”

儿子说：“您悠着点就是。”

“有书看好，等饭吃的日子，难熬。”水莲笑道。

水莲移民加国有些年头了，就这一个宝贝儿子。

儿媳却爱较劲儿，嫌水莲嫌菜给孩子，不讲卫生，索性不上一桌吃饭。空荡荡的别墅，乌眼鸡似的相对，便是逼仄。傍晚，随着车库门的升降声，儿媳下了班，水莲心忒忒的，虱叮虫咬般不适。有了老二后，儿媳在家带孩子。稍不如意，火星子四溅。她心疼夹在中间的儿子，申请住老年公寓。

老年公寓，让水莲不爽的是，香水味混杂着老人味儿。一年间，上帝召去七位老人，老伴成了七分之一。诡异的气氛浸润公寓，水莲的心沉到谷底，不来这鬼地方，说不定老伴还在世上。

逮到位华人护工，水莲就想多说几句，可人家哪有空闲陪你。几本小说翻得卷起书角，本可去图书馆借上几本，不会开车的她，如关进牢笼，郁闷。

阳台上，一片枫叶砸在水莲的脸上，很痛，伸手抓住枫叶，一手殷红的碎片。人老了不也像凋零的枫叶，终将融入泥土。

此时，她思念国内好友，哪怕说不到一块的同事。公寓里，满目的金发，叽里咕噜的鸟语。那位年岁相仿的华人，拉住水莲的手不放，满口粤语，听得水莲一头雾水。肢体语言，加上拗口的英语单词，连自己都不落忍。面包、热狗、沙拉塞麻木了脑子，偶尔吃个中餐，品不出滋味，做顿可口的饭菜，成了她的奢望。

春天里，病毒肆虐，上帝无悲悯之意，收走几位老人。吓得水莲二门不出，捧着书对着蟹爪兰出神。分隔半年，儿

子在视频里说想妈了，要过来看看。水莲问能来？儿子说自有法子。

接到儿子的电话，水莲站阳台上候着，倚着栏杆，盯着马路出神。公寓大门紧闭，插翅也难飞入。猛听到儿子喊她：“妈，我来看您了。”一台吊车停在马路边，高高的驾驶室里，儿子趴在窗口向她挥手：“妈妈，儿子想您了。”

“我也想你们了。”

“待在房间，千万别出去哦。”热泪盛满水莲的眼眶，大声问：“车子哪来的？”秋风吹来儿子的声音：“朋友开车送我来的。”母子隔空喊着话，枫叶展开笑颜，大雁排成人字，小鸟啁啾在树上。水莲寂寞的心被捂暖。往后的岁月，这个场景，有得她回味。

是夜，她睡得香甜。睡梦中花香萦绕，晨曦爬进窗户，将水莲梦里拽出，窗台上的蟹爪兰，手掌样的叶子一截连着一截，叶子顶端，生出绿绿的花萼，包裹着红红的花蕾，叶子围绕花盆一圈。水莲捧着花盆，对相框里的老伴说：“有蟹爪兰相伴，我不寂寞。”手机叮咚一声，儿子发来小视频，大孙女红嘟嘟嘴唇一张，脆生生喊出：“奶奶好！华华想您啦。”推车里小孙女笑出好看的酒窝。

小视频翻开中，水莲闻到清香味儿，花苞绽开，如玲珑的小手翘着兰花指。她喃喃道：“朵大的是华华，朵小的是夏夏。都是奶奶的心尖尖儿。”她轻轻揉着蟹爪兰叶子，仿佛拉着孙女的手，泪水顺着沟壑从生的脸庞下滑。

儿子知晓妈不擅长侍弄花草。蟹爪兰，易培育，且富生命力，水莲提着水壶，脸笑成金秋的菊花。

又是一年春节，水莲的房间里闹腾了，阳台上十盆蟹爪兰，绿意葱茏，叶子顶上那点红，分外惹眼。说粤语的老人，拉着水莲的手：“妹子，辛苦你啦！”满口英文的老人，竖起大拇指。

水莲说：“我将蟹爪兰叶子剪下，插入花盆。目睹它分枝添叶，含苞绽放，心里有了盼望。寂寥的日子，便充满喜悦。”

护工将水莲的话，释成英语。十双不同肤色青筋突兀的手，捧起花盆。她们围着水莲咨询，比对着那盆叶子滋润。

